#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八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四月。辛丑。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於本月初九日。以現奉

諭旨。不准暎夷進城。備文照會去後。時加偵探。香港夷商。均以

大皇帝推恩保護遠人。無非通商便民。何必無端尋釁。攪亂貿易。頗有怨言。凡在省中咪唎呂宋。以及暎夷各商。亦以文酋堅欲進城。伊等必致大受擾害。均將所存貨物。開列清單。交暎夷領事嚬吐嚧收存。如有損失。統令該領事照數賠償。嚬吐嚧不敢擔承。飛速告知文翰。該酋亦大為窘促。現因中國既不受要脅。外夷復諸多怨咨。勢處兩難。較前已

似有乘機轉圜之意。惟復據香港探事密稟。該夷於初七日到兵船一隻。初八九等日先後到火輪船兩隻。最計先後存港夷兵。共二千七百餘名。復坐華人小艇。分往外海可通內河各口。測水探路。查各口河窄水淺。夷船乘潮始可駛入。潮退即至淺擱。該夷久居此地。豈尚不知。且果欲偷渡。自必倍加詭祕。何肯明目張膽。豫洩其謀。是其爲鬼爲蜮。特故作出沒靡常之狀。以期搖惑人心。所幸官民團結。氣壯心堅。婦孺同聲。毫無驚畏。然防禦之道。閒時常若遇敵。況事當孔亟。何敢稍存大意。所有虎門外各礮臺。已調集香山協左營兵二百五十名。順德協左右營兵二百

五十名。水師提標前左兩營兵各一百名。添配各臺。並雇
募附近鄉村壯勇一千名。嚴防後路抄襲。均由水師提臣
洪名香相機調度。嚴密巡防。不得顧此失彼。稍有踈虞。內
河要隘。以東圍東安各臺為東路。大黃窖沙腰各臺為西
路。調集增城營兵三百名。新會營兵二百五十名。提標前
營兵一百名。雇壯勇二百名。以為後路埋伏。西路為順德
協本汛。即調該協兵二百五十名。雇壯勇四百名。以為兩
翼策應。至於陸路各臺。皆在省城之北。小北門以東硯塘
為東路。大北門以西泥城為西路。東路調督標兵三百名。
東平。昇平兩社存壯勇一千名。西路調惠州提標兵五百

名。潮勇六百名。均揀選幹員。分起管帶。於岡巒起伏之處。暗設伏隱。以防衝突。臣等復密飭各路弁兵。必度槍礮實可及賊。方准點放。儻有張皇先放空礮。以至賊來藥盡。畏葸爭進者。無論弁兵。均以軍法從事。並嚴諭彼不動手。斷不准貪功挑釁。致干重譴。總期防範加嚴。不動聲色。且俟其作何舉動。再行隨時馳奏。

硃批。所辦尚合機宜。儻或豕突狼貪。必能制其死命方好。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確探夷情。現在調兵嚴防一摺。覽奏已悉。進城之不可行。已由該督等備文照會。並探知香港復到有兵船及火輪船隻。且有雇坐小艇往海口測水探路情

事。所有虎門外海各礮臺。現經調集香山等營兵丁。並雇募壯勇。分飭嚴防。所辦尚合機宜。儻該夷竟敢肆其豕突。該督等惟當申諭將弁兵民。上下聯為一體。出奇制勝。其應如何設伏策應之處。必應先有把握。一俟賊勢逼近。礮皆有準。矢無虛發。一鼓作氣。方能制其死命。至該督等所稱夷酋吱嘶。現因中國不受要挾。外夷復多怨咨。勢處兩難。較前已似有乘機轉圜之意等語。現在城內居民。恨夷切骨。惟恐其不受創。該督等所稱乘機轉圜之處。似不出於民。而出於商。其如何覆議。諒已詳奏在途。難以懸揣。大抵該夷受撫之後。必仍通商。彼時厚貌深情。切須防其猝然內犯。該夷伎倆不過如此。該督等斷不可稍涉大

意。至咪咈等國。斷不可藉其力。尤不可招其怨。相機善撫。是為

至要。

丁未。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於本月十五日。接據吱噹照覆。已屬無可置辯。不得已。復以來署拜謁為詞。並懇求保護夷商。以免欺淩。當即覆以來省自可接見。惟衙署建於城內。為城所限。不能從心。屆期當在城外伍家仁信棧相見。以敦鄰誼而洽眾情。復據香港探事稟報。吱噹本定於十三日駛入省河。查探消息。並有十五日定欲進城之議。嗣因探明省城官民。齊心保衛。防禦森嚴。加以眾紳士公啟勸導。深知眾怒難犯。遂爾畏葸中

止。十四日即有夷示張貼公司行。布告各國夷商。現已罷議進城。大家安心貿易。自因各國前曾交存貨物。如有損失。責以賠償。勢將內潰。是以急張此示。以安撫眾夷商之心。十九日。復據委辦夷務之在籍候選道許祥光候補郎中伍崇曜來署面稟。夷人舉動。無論大小事件。總以新聞紙為確據。不但本國取信。永以為憑。抑且各國通知。不能更議。今咦夷將新聞紙徧告各國。罷議進城。仍求照舊通商。眾夷商均諄懇伍崇曜速為疏通。稟請酌辦。是其計已決。無可疑慮。臣等查夷人之所繫戀者。惟在貿易。則所以鈐制之者。亦惟在貿易。咦夷驕縱頻年。從未稍受裁抑。今

既力窮而思所變計。自當乘勢而予以轉圜。可止則止。勿為已甚。惟華商現停貿易。業經一月有餘。原為暎夷堅欲進城。必受擾累。是以公同議定。不與交涉。查停貿本非官所禁止。則開市自毋庸由官令行。當囑委辦夷務之紳士等。密令眾商與之申明約束。既不進城。自可通商。何時反覆。即行停止。於羈縻之中。仍寓裁制之意。然受降如受敵。況兵刃未交。尚未窮蹙。何敢稍存大意。所有水陸各路。仍飭一體嚴防。城廂保衛。亦當如前慎密。總使無隙可乘。庶更有威可畏。容俟吱酋如何照覆。再當察看情形。酌將調兵募勇。漸次撤回。以昭慎重而安反側。並將廣東紳士勸

導吱酋公啟錄呈

御覽。

硃批。所辦可嘉之至。朕心甚慰。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動聲色。使彼

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

廣東紳士。公致唤國公使吱知悉。嘗聞事不深思。必貽後

悔。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天下事有始意以為可行。而其後

終不能行者。有常情以為易行。而其勢又實難相强者。如

貴公使與我大憲所議入城之事是也。前年嚏公使堅請

入城之議。耆中堂定約兩年之期。此安知非耆中堂深知

其難。而姑緩其期。以為一時權宜之計乎。又安知非嚏公

使明知回國。豫存卸責之見。而諉其過於後來受代之人乎。不然。則入城之事。無須經營。當時何不即為舉行。而必待至兩年之後耶。或謂廣東與外國通商二百餘年。各國遠人。均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可任其遊行。則入城似無關緊要。無如民心堅定。斷難曲從。誠以城內居民稠密。良歹不齊。每見外國之人。易於動搖。閒人之積憤生事者有之。土匪乘機搶掠者有之。民情習俗。均非上海福建等處之可比。此貴國人所共知也。今閣下膠執前約。而未深思遠慮者。不過欲以貴國之體面。誇耀於人。以為入城則榮。不入城則辱耳。不知無端而招眾怨。舉步而蹈危機。是慕

無濟之虛名。而受不測之實禍。求榮反辱。智者有所不為也。或又謂不許責公使入城。乃素不安分之徒所為。官可彈壓。且又非出於衆人之公論。官可開導。抑思民情之真偽。非可徒託空言也。即如貴國所與交易之匹頭棉花等行戶。皆安分營生之良民。彼以鉅萬之血本而謀利。若歇一日之業。即虧一日之資。何以一聞入城之議。不約而同遽停貿易。誰使之然耶。今城廂內外街之團勇。戶戶出兵。合計不下十餘萬人。而且按鋪捐資。儲備經費。合計有數十萬金。其意豈盡為防禦土匪而設也。苟非衆志成城。何以聞入城之議。不謀而合。踴躍樂從。又誰使之然耶。此皆

中外各國所共知共見。而為民同一心衆怒難犯之明證。
固非官所能令而行者。又安能禁而止之也。乃外間紛紛
傳說。竟有謂閣下如不能入城。勢必興兵肆擾以洩其忿。
此言尤不可信。何者。二十一年之結怨搆兵。貴國有激而
成。所關者大。實出於不得已。今為此小節而輕動干戈。若
祇以現在香港二三千之衆。而抗全城數百萬之人。則衆
寡不敵。若遠調各港之兵。且科衆商之餉。則因小失大。雖
愚者亦不屑為。況匪徒覬覦已久。動借公憤為名。萬一釀
成焚燒洋樓之事。殃及各國遠人。玉石不分。咎將誰諉。甚
或變生肘腋。至有黃竹岐赤柱之事。皆在意中也。如或以

為他處滋擾。可以挾制廣東令其入城。不知城在廣東。萬民不願。無論在何處千方百計。而廣東之百姓總斷不能行也。閣下既為貴國所公舉。獨握大權。其聰明才力。必有大過人者。豈無深思遠慮。先見及此。而肯輕舉妄動乎。我等紳士。皆知閣下計必不如是之左。乃奸民造為謠言。煽動人心。愚民不曉。為其所惑。於此益可見不肖之徒。從中窺伺。必欲責公使入城。激成禍患。以遂其借端滋擾之謀。殊可寒心耳。總之作事貴循乎天理。尤貴洽於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民心之向背。可驗天心之從違。我

大皇帝以中外為一家。懷柔遠人。無分畛域。現在欽奉

諭旨。亦以民心為重。蓋順民心即以順天心。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貴國敬奉耶穌。尊崇
上帝。此情此理。諒亦曉然。且貴國來粵通商。歷有年所。全靠地利
人和。方能獲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財窮力絀
使然。急宜培養元氣。充裕財源。閣下為貴國干城。各商航
海遠來。所仰望於閣下者。正當圖其遠大。為各商興利於
無窮。更不宜以無益有損之舉。而反以為有關榮辱也。若
能體察民情。相安無事。則我廣東賢士大夫。必將敬禮有
加。即鄉曲愚民。亦必頌揚無已。榮莫大焉。固遠勝於入城
萬萬矣。是以

欽差大臣徐。洞悉輿情。確見民心如一。公論同符。開心見誠。不忍

相欺。直言相告。其所以保護貴國之苦心。與夫保全粵民

之深意。至周且密也。何閣下未之悟耶。我等紳士。世居省

城。因見停貿易者不樂其業。謀保衛者不安其居。民情洶

洶。勢將激變。於貴國大為不利。於粵民亦不聊生。兩敗俱

傷。隱憂殊切。特將實在情形。詳晰布告。閣下如憣然省悟。

中止不行。我等紳士開誠布公。勸諭各行戶照舊貿易。務

使中外商民。更敦和好。盡釋猜嫌。相待以誠。相交以信。並

欽奉

諭旨為貴國善謀保護之方。以期彼此安居。庶中外共享太平之

福。凡此皆披肝瀝膽。言出至誠。且事有明徵。情無欺飾。闔
下均可訪察而知。儻仍固執己見。不聽良言。必將專恃威
力。妄啟釁端。是不顧禮義。不講情理。則非我等紳士所敢
知者耳。
硃批。遠勝十萬之師。皆卿胸中之錦繡。幹國之良謀。嘉悅之懷。筆
難盡述也。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𠸄夷不敢進城。已見明文。並將
各紳士勸導𠸄酋稿底。照錄呈進一摺。均已覽悉。所辦可嘉之
至。卿等讀硃批之語。具見朕忻慰之忱。早晚事竣。必膺懋賞。現
在𠸄夷之不敢進城。旣因省城防衛森嚴。並經紳士公函勸導。

深知眾怒難犯。又因夷商停止貿易。尤為大受牽制。若非該督等確有把握。安能操縱自如。惟夷情詭譎。難保不貌為讋伏。仍圖猝然內犯。或緩圖攻我腹心。亦不可不防。所有水陸設伏。及城廂保衛。自當如前慎密。該夷既不畏兵而畏民。則收服民心。即可化其驕而制其命。至於各省海口。應否隨時知照防範之處。著仍遵前旨。相機籌辦。務令無隙可乘。有威可畏。則該夷不敢再萌希冀之想。夷酋以見官為轉圜。其如何接見受撫之處。及照覆如何立言。諒已詳奏在途。發去黃辮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箇。白玉四喜搬指一箇。白玉煙壺一箇。著徐廣縉祇領。先嘉汝功。以俟後命。

戊申。兩廣總督徐廣縉奏。臣採訪吠酋約齊夷商。公議提銀助費。該商以二十一年之事。眾商幫餉八百餘萬。至今分文未還。貿易亦從此蕭條。現實無力再助。查香港夷兵不滿二千。欲用夷兵。既虞寡難敵眾。欲招土匪。又苦力不從心。且聞裙帶路一帶爛匪。日聚日多。異口同聲。專俟香港兵船一動。即當焚燒夷樓。搶掠洋貨。該商聞此風聲。愈覺瞻顧巢穴。進退維谷。即如二月二十五日。提臣祥麟帶兵到省。二十七日。即據該商照會。以省城土匪眾多。人心驚畏。情願派火輪船停泊洋行。幫助彈壓。總求設法以保佑外國商人無虞為幸。密加查探。共載兵五十名。現已經

旬。並無動靜。彼時當即照覆。告以省城土匪斂戢。人心安
定。竟無驚畏。城廂保衛。各顧身家。已經剴切曉諭。止許防
匪。不准滋事。安內地之民。即所以保外國之商。至於提督
統兵過省。係為剿辦清遠一帶匪徒。即日進發。持此告知
以免誤會。該商始覺釋然。是其氣餒情虛。即可概見。本日
撫即備文照會。曉以現奉
大皇帝恩旨。設城所以衛民。衛民方能保國。廣東百姓。既不願外
國人進城。
天朝不能拂百姓以順夷人。該商亦當察民情而紓商力。勿乘
和好。共享太平。俟其如何照覆。再當隨時奏

關。事關重大。臣惟有恪遵
慈訓。密加偵探。務悉情偽。庶幾時有準備。得所防維。
硃批。知道了。
癸丑。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二十二日。接據吠酋照覆。現經議定以後。再不辯論進城之事。惟既不能進看拜晤。伊亦不入省河。擬令其新領事官來省。無論何處可以接見。當覆以領事官從無特來接見之儀。未便於新舊交替。兩據看待。俟其來省。當飭委員出城與之相見。現在貿易如常。民夷均頗安靜。臣等竊以進城之萬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知者。溯查二十五年十二月。官員議

許進城尚無定期即有焚燒廣州府衙署之事二十六年二月有嘆夷四名闖入靖海門行至天后宮前即被驅毆將其逐出六月又有嘆夷數名闖入太平門被狀元坊通街鋪民譁然齊出將其趕回八月後有黑白嘆夷兩名闖入太平門內濠畔街被民人數百逐至高第街揮拳擲石該夷迷失路徑從城濠邊水奔逃至南勝里又被眾民擁入糞窖該夷叩首乞命仍然不依後逐回高第街痛加捶楚兩夷身受重傷浴血滿身逃至廉州協署前毆者愈眾填街塞巷幾有不解之處雖經署內眾兵齊出勸阻該夷來間而逸黑夷旋即因傷身死嘆酋亦隱忍諱言自此次

懲創之後。始不敢混行進城。眾怒難犯。該夷豈尚不知所以屢次要求者。無非挾制地方官。逼勒百姓。迨至眾畔親離。文武皆成孤立。伊等始可長驅直入。廣東既得。則江浙柔脆之地。更可為所欲為。將來得隴望蜀。正不獨廣東可為寒心也。再查二十七年二月。𠸄夷釘塞礮眼。揚帆徑入省河。已據全勝之勢。如可進城。何必又以兩年為期。況甫經定議。何以旋即駛回。實因裙帶路匪徒。躍躍欲動。香港一日數驚。是以刻不敢停。星夜速回。保其巢穴。今則該處匪徒。與𠸄夷結怨更深。伺隙倍密。呼朋引類。欲得甘心。咦商瞻前顧後。既怵於官民保衛之嚴。復苦於匪徒牽制之

眾。此所以知難而退。而不敢輕出香港一步也。且夷人之稱公使。特因驕縱頻年。妄擬中國官制。其實為眾商公舉不過內地鹽當店司事之流。不但不能統轄夷商。且須仰其資助。即如二十七年二月。𠹭酋無故駛入省河。遂至生意冷淡。累月經旬。其商人怨之甚深。公訴國王。將其撤回代以𠺕𠹵。所以進退之者。夷商實與其國王分操其權。今𠺕酋復議進城。以至華商停貿。夷商怨咨。深恐其商人復為故轍之循。則𠹭酋即其前車之鑒。臣等備文照會。宣布皇仁。外國商人。一體保護。感夷商之心。正所以寒𠺕酋之膽。是以照會未來。夷示先出。罷議進城。止求通商。其急於安撫夷

商。惟恐內潰者。歷歷如繪。臣等周諮博訪。證以往事。察以今情。凡此種種。皆屬實在情形。即連年以來。𠸄夷層波疊浪。反復無常。總不敢遽行決裂者。亦職此之由也。今仰賴

皇上德威遠播。士庶齊心。猾夷奪氣。通商互市。安戢如常。不獨粵省士民。同聲慶幸。即外國各商。亦無不永戴

生成。堪以仰慰

聖懷。

徐廣縉葉名琛又奏。廣東民氣剛强。原屬可用。然可與圖成。難與謀始。若非有人為之振作。則興起無由。查有在籍候選道許祥光。人本明幹。因見𠸄夷堅欲進城。內憂外患。

壘起循生。首先於五仙門外八行。籌備經費。議立條規置
造器械。糾合壯勇。請官點驗。保衛商民。復能不避嫌怨。不
辭勞瘁。逐街按戶。徧為勸導。城廂內外。互相觀感。甫經一
月。團勇至十餘萬人。均歸本約曉事之人。分別管帶約束
嚴肅。絕不矜張。集費至數十萬兩。彙存本街殷實之戶。覈
實支銷。經理分明。毫無謠諑。規模大定。公論翕然。以後舖
戶止須各出釐頭。即可永遠奉行。尚有古者寓兵於農之
意。是練勇以防夷。實該道許祥光一人之力。至省城向與
外洋交易各行店。各出資本。以謀什一之利。向不由官調
度。查有在籍候補郎中伍崇曜。人極精細。係廣東最舊之

郎向為華夷各商所推重。該員深知夷人舉事。全賴商力幫扶。密招各行店激發天良。陳說利害。曉以唤夷現議進城。必至滋擾。一朝有事。則各行所存貨物。均為禍水。若能齊心停貿。使彼商力既窮。則兵端自解。該行店均能領悟。盟心立約。堅定不渝。相持甫逾一月。而夷商已苦不能支。釜底抽薪。明效大驗。是停貿以制夷。實該郎中伍崇曜一人之力。以上兩端。雖由臣等默授以意。實屬該員等各奏其能。事皆親歷。未敢沒其勤勞。相應籲懇

天恩。分別加獎。以示激勵。以後遇有緩急。該紳士必更存鼓舞之心。地方官亦得收臂指之助。

徐廣縉等又奏現在英夷罷議進城實因省城官民齊心保護防禦森嚴畏葸中止是聲威遠播已屬信而有徵計自正月二十七日以後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則以工人鋪戶則以伙伴均擇其強壯可靠者充補挨戶註冊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籌備經費置造器械添設柵欄共團勇至十萬餘人無事則各安工作有事則立出捍衛明處不見荷戈持戰之人暗中實皆折衝禦侮之士即至小街僻巷亦皆竭力摒擋爭先恐後至省城向與外洋交易各行店皆富有資本安分營生非官所能操縱亦復激於義憤情願歇業虧資一律停貿贍徇違約者罰知情報信者賞堅持

已幾兩月。夷商甚為窘促。雖誘以甘言。餌以賤值。無一應
者。眾志成城。堅逾金石。用能內戢土匪。外讋猾夷。在該商
民至誠感發。原未稍存望
恩幸澤之心。然愈見
皇上厚澤深仁。淪肌浹髓。所以人思敵愾。戶切同仇。氣壯心堅。固
結莫解。臣等目睹其踴躍從事。不敢沒其急公向上之忱。
相應籲懇
天恩渥沛
溫綸。優加獎。
飭知地方官給以扁額。不獨廣東商民。益當感

恩圖報。抑且他省士庶。亦可慕義向風。

諭內閣。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𠸄夷復申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資禦侮。紳士實力助勷。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殊勳。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雙眼花翎。

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發去花翎二枝。著徐廣縉葉名琛分別祇領。穆特恩烏蘭泰托恩東額。渼名香祥麟。合力同心。各盡厥職。均著加恩照軍功例交部從優議敘。候補道許祥光著加恩歸入新班遇缺前先用。不論繁簡道員缺出即選。候補郎中伍崇曜著加恩以道員不論雙單月歸部選用。該二員並賞給三品頂帶。所有粵省文武各員。著徐廣縉等擇其在事尤為出力者。酌量分別保舉候朕施恩。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乃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眾。利不奪而勢不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無惻然。有動於中乎。著徐廣縉葉名琛宣布

朕言。俾家喻戶曉。並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業安居之福。其應如何獎勵。並分別給予匾額之處。著該督等第其勞勣。錫以光榮。毋稍屯膏。以慰朕意。

徐廣縉等又奏。再查夷人為鬼為蜮。倘恍靡常。若非洞悉情偽。則辦理難得把握。查伍崇曜本係舊日殷實洋商。得夷人之消息最真。委探夷情。互證旁參。均屬確實。是以得以相機操縱。不致茫然。惟事關機密。儻洩之於外。則以後撫馭事宜。必多掣肘。此次為該紳士等請獎一摺。應請毋庸發鈔。統歸於保衛案內。一體獎勵。則雖明降諭旨。仍不露機關也。

徐廣縉等又奏。再查廣東民情。剛强原屬可用。浮動亦覺堪虞。此次保衛整齊。㗋夷就範。雖免氣傲心高。萬一無端尋釁。誠恐別生枝節。已諄囑妥辦夷務之候選道許祥光。徧爲勸導。曉以官民一家。不啻家人父子。天下斷無善良子弟。肯貽父兄以隱憂者。今㗋夷既罷議進城。言歸於好。自當各安生理。勿起波瀾。儻或意涉欺淩。既非仰體之道。貴開取侮之由。勸以至誠。庶可望其感動。復密囑妥辦夷務之候補郎中伍崇曜。告知夷商。現在悉泯夙嫌。重聯舊好。督撫深恐愚民無知妄作。已均囑紳耆家諭戶曉。中外一體。不得惹是招非。儻有浮言。切勿輕聽。共享太平之福。

大興貿易之利。樂何如之。

硃批。全備之至。

廣東巡撫葉名琛廣州將軍穆特恩奏。竊查用兵之道。禦變不出于守常。制寇之方。猶內方可以捍外。仰蒙

皇上訓諭諄諄。無微不至。臣等敢不殫心竭力。固守疆圉。以備不虞。不獨滿洲綠營。本屬唇齒相依。凡有水師陸路。豈可稍分畛域。即如軍標存城兵丁五千七百九十八名。除城內城上。按段派撥。由臣穆特恩等統領分巡。並選備精兵一千餘名。俟有警報。即由副都統臣烏蘭泰臣托恩東額督帶出城。分路駐紮。與綠營將領。互為策應。至外海內河各

礮臺。多係水師所轄。前由臣葉名琛疊次密商去後。嗣據水師提臣洪名香並署陸路提臣祥麟先後函稱。業經嚴飭將弁。互相鈐制。斷不准顧此失彼。稍有疏虞。但使開風知難而退。不令藉口有、激而成。雖經一月有餘。虛恫之聲不絕於耳。而兵民鎮定如常。毫不驚擾。現查咉夷罷議入城。始出示於公司行。旋相傳於新聞紙。現今照會臣。不及辯論此事。是該夷之智窮力絀。已歷有明徵。所有城內調撥兵丁。自可令其仍各歸伍。因思咉夷貪得無厭。任意要求。已非一日。似斷非可以情理相喻。何以此次官民一氣。兵勇齊心。鋒刃未交。梗頑頓解。亦非臣等意料所及。此

皆仰賴

聖主怙冒深仁。罔不率俾。畏威懷德。中外咸孚。惟願從此海不揚波。非獨廣東一省。可期永享樂利。即沿海各口。庶亦共卜乂安。堪以仰慰

聖懷。惟臣等尤當督飭將弁。勤加訓練。益勵操防。慎勿支絀於臨時。常懷綢繆於未雨。以期仰副我

皇上綏靖海疆。有備無患之至意。

聞四月。壬戌。兵科掌印給事中曹履泰奏。竊維海疆夷務。辦理未臻妥協。以至上廑

宵旰。十載於茲。使督撫大吏。內稟

聖謨。外採輿論。胸有勝算。何至事多棘手。且民情之强弱。時勢之難易。事非一律。策宜萬全。粵民素稱驍勇。與江浙異。其與英夷為仇讐。事出義憤。誓不准其入城。臣於二十六年二月。已將前後情形。一一上達

宸聰。奈其時督撫耆英黃恩彤等。一味恇怯。任意欺朦。上辜

國恩。下失民望。前既重給煙價。以耗天下之財。茲復輕許入城。以從夷人之欲。事至而胸無把握。事後而力難補苴。能發之不能收之。患類養癰。能始之不能終之。錯誰鑄鐵。使仍守此土。則民與夷勢必互相魚肉。後患愈不可問矣。我

皇上明燭萬里。妙用張弛。審時度勢。改絃而更張之。而此日督撫

徐廣縉葉名琛等。又能內稟

指示。外察機宜。識夷人之無能為。知民情之大可恃。故能鎮靜持平。不勞而理。本年四月十五日。粵東由驛馳奏。暎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入城之議已寢。厥後民夷可以歷久相安。

永紓

聖廑。

皇上天顏有喜。

恩膏疊沛。粵東紳民。當何如感激涕零。共勉為干城腹心之寄乎。

然臣猶有慮者。我

朝給暎夷五處碼頭通商。今只粵東不准入城。大拂其欲。近

聞暎夷改裝易服。前歲有入蘇州遊玩之事。而夷情好動。
遇事生風。亦不可不防其漸。應請
敕下江南浙江。江蘇督撫。曉諭夷人。毋許越境閒遊。以杜後患而
息禍端。再沿海地方。與夷人偶有關涉之事。只准夷人在
就近衙署遞禀。毋許大員入夷館面商。使入其彀中。夷人
即藉此為挾制之地。於
國體大有關繫。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曹履泰奏暎夷馴服。一切善後事宜。當妥
為籌畫一摺。現在暎夷罷議進城。照舊通商。以後民夷。自可歷
久相安。惟夷情好動。遇事生風。仍不可不防其漸。若如該給事

中所奏近聞暎夷改裝易服前歲有入蘇州遊玩之事所有五口通商地方人煙稠密難保不任意嬉遊潛蹤溷入甚或藉端生釁以致激成事端所關匪細著各該督撫密飭所屬各於通商馬頭剴切密示常川稽查總以遵守舊約爲詞毋令夷人越境閒遊庶可永弭後患是爲至要

丙寅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竊以省城團勇雖多至十萬餘人皆係良善商民各出丁壯自保身家本非招募之衆自免遣散之煩兩月以來風聲所樹不特外侮潛消即城廂內外竊盜之案亦覺甚少可見官之衛民不若民之自衛其看守礮臺各兵人數既衆誠如

訓諭。未必人人有勇知方。早由臣等豫為防閑。密飭選擇申明軍
律。勉以忠愛。如有私自勾通透漏消息者。仍恪遵前
旨。嚴密訪拏。現在民氣安恬。夷情就範。各省海口。自可無須知照。
即沿海居民。亦皆倣照省城保衛之法。家自為守。村各為
防。昨據探事者密稟。香港米價偶昂。該夷即擬斷其接濟。
有襲取巢穴之意。疑懼萬分。嚴備數日。迨聞省中均屬紳
耆。約束子弟。勿涉欺淩。始覺釋然。是其氣餒情虛。已可概
見。當亦不至另畜他謀。擾及腹地。臣等惟有固結民心。激
揚士氣。慎之又慎。精益求精。以期仰副
聖主安民撫夷之至意。

硃批覽奏均悉。

壬辰。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伏查外夷居心叵測。其在本國。縱有夙嫌。而至內地。則恐物傷其類。又未嘗不狼狽為奸。何敢開門揖盜。致墮詭謀。伏讀

溫諭。以現在城內居民。恨夷切骨。惟恐其不受創。該督等所稱轉圜之處。似不出於民而出於商。竊惟廣東之商。多係土著。其外省來此貿易者。特租賃棧房。以為貯貨之所。貨物買齊。即運往各路銷售。將次銷完。仍回搬運。店夥不過時常往來。其住粵者並無多人。而殷實行店。夥伴麕集。則皆係本地之人。是商之與民。固不能分而為二也。且夷人通商。雖有

五口。廣東實爲第一馬頭。斷不能舍此地百姓別圖交易。而廣東生意殷繁。所以甲於他省者。亦全賴洋貨流通。藉資挹注。是民與夷實相輔而行。儻該夷竟敢豕突狼貪。原不難制其死命。惟可已不已。兵勢一交。豈能驟解。縱使力爭全勝。稱快於目前。難免伏憂於日後。審時度勢。止可以不戰屈之。知己知彼。各留轉圜地步。然尤在平日修明武備。固結民心。使操縱之權。胥由內地。庶外夷漸息鴟張。有備乃可無患。則用威正不若養威也。現據探事者密稟。咬商以香港兵餉半載以來。無可支發。特向其富商嚫哄。借銀七萬二千兩。一分行息。報知國王。在其本國設措兌還。

是其窮蹙難支。已可概見。當不至另蓄異謀。猝圖內犯也。

臣等惟有恪遵

訓諭。相機籌辦。以保護為籠絡。寓裁制於撫綏。庶幾仰副

聖主內修外攘之至意。

硃批。覽。

五月。甲辰。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臣於本月十六日。欽奉

廷寄。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給事中曹履泰奏。𠸄夷馴服。一切善後事宜。當妥為籌畫一

摺。現在𠸄夷罷議進城。照舊通商。以後民夷。自可歷久相安。惟

夷情好動。遇事生風。仍不可不防其漸。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

關喚夷改裝易服。前歲有入蘇州遊玩之事。所有五口通商地
方。人煙稠密。難保不任意嬉遊。潛蹤闌入。甚或藉端生釁。以致
激成事端。所關匪細。著各該督撫密飭所屬。各於通商馬頭。剴
切密示。常川稽查。總以遵守舊約為詞。毋令夷人越境閒遊。庶
可永弭後患。是為至要。欽此。仰見
聖主杜漸防微至意。遵即恭錄。轉飭沿海各屬。慎密稽查。伏思善
後條約內載。五口喚商。不可妄到鄉閒。任意遊行。更不可
遠入內地貿易等語。臣前在江蘇巡撫任內。察知該夷情
狀。桀驁異常。在我者稍形張皇。在彼者愈肆驕恣。惟有堅
持條約。以靜制動。尚不致別生枝節。二十七年五月。該夷

載有洋米入口。請照閩廣成案。官為收買。並請免納船鈔。經前道咸齡轉稟前來。臣以奏定條約。並無准載洋米。官為收買免稅一節。展轉駁斥。該夷帖然無詞。復載而去。二十八年四月。訪有暎人四五名。改裝內地衣服。乘坐小船。潛赴浙江湖州南潯一帶。探問絲價。當即援照條約。密飭前代理上海道吳健彰。向該領事啊唎國查詢。據即印送夷票。懇飭委員馳往追回。面交該領事治罪。其內地船戶。亦經該道從重懲處。又於六月內。有咈夷天主教趙方濟。雇內地民人。持有照會公牘。投臣衙門。臣以條約內無天主教准用照會之文。遂將來文並投遞之人。札發該道。傳

同咈夷領事。當堂折閱查辦。據該領事嗽囉呢情願將照會收回。議定嗣後遇有公事。仍由領事與地方官商酌。不准天主教干預各在案。此因事已辦結。是以僅咨督臣。未敢入奏。今該給事中奏稱。唊夷改裝易服。入蘇州遊玩。恐即前事傳聞之誤。蘇州省會地方。實無該夷往來蹤跡。人所共知。但犬羊之性。遍處海濱。到處一葦可通。而內地民人。又或利其舟資。潛引溷入。必至轉生事端。自當恪遵

諭旨。總以遵守舊約為詞。密飭各海口文武。常川稽查。妥慎辦理。一面專札現任上海道麟桂。先於無事之時。常與各該夷領事議論。此條禁約。所以保護該夷。歷久相安。俾領事約

來夷人。勿任違背滋事。地方查禁船戶。亦勿任勾引為奸。
以期弭患無形。仰紓
宸念。
硃批。覽奏均悉。
乙巳。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粵海關監督基
溥奏。竊查大西洋借住澳門。二百餘年。每年納租五百兩。
由香山縣解交藩庫。安分營生。素稱恭順。所以前督臣耆
英奏定澳門貿易章程內。開。澳門原有額船二十五號。應
輸船鈔。無論新船舊船。均照新章酌減三成。所以體恤之
者。亦較他國為最優。乃因𠹌夷連年驕縱。亦思乘勢效尤。

本年二月。正值𠸄夷希冀進城。洶洶欲動。該大西洋夷酋啞嗎嘞恩來照會。以香港既不設關。澳門關口。亦當仿照裁撤。並欲在省城添設領事官。一如𠸄夷所爲。當經臣徐廣縉覆以該國在省城並無貿易。何必設立領事。徒飾外觀。澳門稅口。歷久相安。更何得擾亂舊制。該國頻年窮蹙。共見共聞。儻再無知妄作。中外各商。俱抱不平。生理必至愈見消耗。切宜熟思。勿貽後悔。乃啞酋橫狡異常。竟於二月十七日。突率夷兵數十人。釘閉關門。驅逐丁役。由前山同知陸孫鼎稟請查辦前來。臣等逐日密加偵探。啞酋於釘閉關門之後。即赴香港借兵船一隻。馬礮兵四百名。助

守該夷徼臺。顯係唉夷與之狼狽為奸。故使激怒中國。儻各師船進剿澳門。彼即乘虛可入。且咪咈呂宋各夷商。皆在澳租樓居住。大兵既到。何能區分。必將羣起與我為敵。況大西洋之作惡者。特啞嗎嘞陞暨兩酋。餘皆土夷。尚屬安分。縱使戰獲全勝。啞酋必逃往香港。元惡既去。所餘諸夷。何忍草薙禽獮。而大兵勢難久住。一經撤防。仍必竄回。是以小醜而牽大局。竟難計出萬全。臣基溥稔知澳門行店。福潮行八家為最大。嘉應四家次之。省中皆有棧房。夷人現雖無禮。而眾商仍暗向關書呈單納稅。是其天良未泯。已有明徵。臣等再四籌思。惟有用商以制夷。特由臣基

溥會同督糧道臣栢貴傳到省中福潮嘉應各棧商。諭知利害。曉以無關口則無稅票。無稅票則貨皆為私。貿易如何通行。該商等皆深明大義。稟稱啞𦙶因貿窘而橫行。既收房租。復抽地稅。近年以來。本屬不勝其擾。特因關口所在。礙難遷移。惟且隱忍。今夷人既如此作耗。情願另立馬頭。其餘零星小鋪。亦當相隨遷徙。眾商既去。則澳門生意全無。不必聚帑興師。已可坐困。該商等自立規條。互相稽查。眾口同聲。斷不敢稍虧稅課。現在查勘離省六十里之黃埔。地本適中。房間亦頗湊合。業經懸立招牌。諏吉開市。查該處向為夷人貨船停泊之所。本立有小稅口。今商棧

既多。即將澳門關口丁役人等。移派此處同駐。所有添建稅館房屋。應由臣基溥動款辦理。再查澳門關口。近三年所收稅課。每年不過一萬數千兩。為數無多。易地亦尚可辦。昨據委辦之紳士伍崇曜。來署面稟。啞酋見華商全去。深恐搗其巢穴。又復潛往香港。與吱酋借兵保護。吱酋當即斥以所為本非情理。今罷議進城。甫敦和好。斷無助伊用兵之理。啞酋始悟為人所愚。甚為憂懼。所以前未遽行入奏者。因眾商相度地基。尚未定局。又值暎夷覬覦進城。時萌蠢動。不敢同時瀆陳。遽致

宸廑。今唊之生事者。既悔禍而就我範圍。則助之為虐者。庶同心

而息彼驕恣。惟有飭知現居澳門縣丞汪政。勤採密稟。隨
時察看情形。妥為處置。查福潮各商急公向上。殊屬可嘉。
已由臣等給與匾額。以示激勸。該行店均覺感幸非常。堪
以仰慰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等奏。酌移稅口。現在試辦一摺。覽
奏已悉。澳門稅口。前因大西洋夷商。無知擾亂。業經該督等商
令基溥栢貴傳到眾商。諭知利害。該商等情願另立馬頭。議定
規條。互相稽查。眾口同聲。斷不敢稍虧稅課。現已勘明黃埔地
本適中。即將澳門關口丁役人等。移此駐守。一還從閒。既可俯

順商情。並足使該夷坐困。且免糜帑興師。籌計較為周妥。著即照議辦理。惟該商等現雖自悔為人所愚。不復譸張。而夷性貪詐。難保不狼狽為奸。時生枝節。澳門縣丞一員。官卑難恃。恐耳目難周。該督等仍當選派妥員。隨時前往訪察。一有蠢動。務即相機開導。加意防維。總期夷情就範。而關稅亦照常征收。乃為妥善。

丙寅。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竊查外夷之來中國。原為通商互市。惟利是圖。何能節外生枝。妄思要挾。總由內地奸民。自蹈貪頑。先得該夷之利。為其所餌。甘心下氣。希圖暗中聳惑。更可倚勢自肥。毫無忌憚。連年橫波

疊浪層出不窮。皆由於此。若非隨時懲辦。杜漸防微。何以袪流弊而正人心。臣等訪聞新甯縣屬有私通夷人潛遞書信之李象經。行蹤詭秘。奸險異常。若仍照常查拏。聞風必致先遁。更非得有確據。憑空亦難折服。再四籌思。多方設法。先在該犯家中。將其寫寄通夷信稿。密行搜獲前來。一面手書嚴札。親自封固。密飭緝捕委員羅定直隸州知州史樸。改裝易服。不動聲色。星夜前往。會同縣營。覓帶眼線。於閏四月初三日黎明。在新甯縣橫岡地方。將李象經登時拏獲。押解來省。當即飭委兼護督糧道廣州府知府易棠。提犯研訊。並將搜獲信稿。發交覈辦。復由臬司覆審

解勘前來。臣等親提訊問。據李豢經供稱向在橫岡地方貿易生理。前曾潛赴夷樓。與夷人相見。許給每月洋銀五圓。因思本年二月。夷人總欲入城。可以乘機聳動。故又寫就書信。設謀畫策。希圖常留收用。以為進身地步等語。查閱信稿所云。直係悖謬絕倫。行同叛逆。該犯初到案時。頗不輸服。嘵嘵置辯。及將信稿與之閱看。頓覺目瞪語塞。沈悶移時。所有信內情節。逐一訊供。無不脗合。令其自寫供招。覈對筆跡。均屬相符。據稱此信早送夷樓。忽又僅認存有信稿。並未謄真。是該犯明知交涉外夷。無從提質原信莫能起獲。故爾避就。豈可任其狡卸。及至反覆究詰。總以

知罪求恩為詞。查律載。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該犯李象經。私通外夷。膽敢寄信。為之設謀畫策。希圖以用。喪心病狂。殊堪髮指。罪大惡極。本與謀叛無異。應比照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律。擬斬立決。所有信稿。雖係展轉起出。亦由本族呈首。自應免其緣坐。該犯情罪重大。未便稽誅。臣等於審明後。恭請

王命。飭委按察使栢貴署撫標中軍參將懷塔布。將該犯李象經押赴市曹。即行正法。並傳首新甯縣地方。懸竿示眾。以昭炯戒。至廣東海濱遼闊。附近居民。良莠不齊。難保不復有似此醜類。詭伏潛藏。臣等復將前奉

恩旨。重為宣布曉諭。使良民益勵向上之忱。匪徒漸斂作惡之跡。仍復隨時明察暗訪。勿稍鬆勁。以期仰副我

皇上除暴安良。綏靖海疆之至意。

硃批。刑部知道。

七月。戊戌。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初六日。奉

上諭。給事中曹履泰奏嘆夷馴服。一切善後事宜。當妥為籌畫一摺。現在嘆夷罷議進城。照舊通商。以後民夷。自可歷久相安。惟夷情好動。遇事生風。仍不可不防其漸。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聞嘆夷改裝易服。前歲有入蘇州遊玩之事。所有五口通商地

方。人煙稠密。難保不任意嬉遊。潛蹤溷入。甚或藉端生釁以致激成事端所關匪細。著各該督撫密飭所屬。各於通商馬頭。剴切密示。常川稽查。總以遵守舊約為詞。毋令夷人越境閒遊。庶可永弭後患是為至要。欽此。臣等竊以通商口岸。人煙稠密。固易溷跡。而外夷言語不通。面貌迥異。鬈髮高鼻。一望而知。縱使改裝易服。亦難掩人耳目。查英夷於二十六年。三次潛蹤。溷入城中。均大受懲創。已屬驚弓之鳥現在保衛森嚴。奉行不懈。更不敢輕為嘗試。況夷情貪婪。惟利是視。吠首充當兵頭。每年約可得番銀四萬圓。萬一再起波瀾。深恐激怒眾商。公訴國王。將其撤回。即難獲此厚利。是以將

罷議進城之事。刊刻新聞紙。徧寄各國。以為安心貿易確據。其可坐擁重貲。雖奉公非為守法。而息事實便私圖。惟稽查之道。固貴隨時。而操縱之權。總求在我。則修明武備。實為第一要務。所有守臺兵丁之單薄者。應如何抽撥充盈。砲臺後路之空虛者。應如何布置周密。戰船之不堪駕駛者。應如何裁革變通。師船之不敷巡緝者。應如何捐補足備。均由臣等會同水師提臣洪名香。悉心妥議。通局熟籌。再行分別具奏。總期綢繆未雨。鈐制將來。勿即安而忘危。庶有備而無患。以仰副

聖主慎重邊防。杜漸防微之至意

硃批。覽奏均悉。

乙巳。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奉

上諭。徐廣縉葉名琛等奏。酌移稅口。現在試辦一摺。覽奏已悉。澳門稅口。前經大西洋夷商。無知擾亂。業經該督等。商令基溥桓責傳到眾商。諭知利害。該商等情願另立馬頭。議定規條。互相稽查。眾口同聲。斷不敢稍虧稅課。現已勘明黃埔地本適中。即將澳門關口丁役人等移此駐守。一遷徙間。既可俯順商情。並足使該夷坐困。且免糜費與師。籌計較為周妥。著即照議辦理。惟該商等現雖自悔為人所愚。不復譸張。而夷性貪詐。難保不

狼狽為奸。時生枝節。澳門縣丞一員。恐耳目難周。官卑難恃。該督等仍當遴派妥員。隨時前往訪察。一有蠢動。務即相機開導。加意防維總期夷情就範而關稅亦照常征收。乃為妥善。欽此。伏查自福潮各行。遷徙黃埔以後。附近小販營生之人。亦相率各歸鄉里。澳門頓覺冷淡。該夷向有西洋外來額船二十五號。專載往來貨物頻年因生計日蹙。已減去十之六七。然尚餘船四五隻不等。今則全行變賣。入夏後啞酋敬神遊街。與唤夷爭道。倚恃人多將唤人拏獲監禁。旋經吠酋潛遣夷目。誘啞酋到船飲酒。將其輭困。一面發兵打破夷監。搶出被禁之夷。並搶奪洋兵數名。維時咪唎呂宋

各夷酋出為解圍。始將啞酋放回。兩夷嫌隙已成。不能再事勾結。是以啞酋終日株守夷樓。不敢輕出街市。不但省中毫無嘵瀆。即縣丞近在咫尺。月餘之久。亦無片紙隻字往來。是其窮蹙情形。已可概見。再查縣丞一員。分駐澳門。不過遇有華夷口角細故。排難解紛。誠如

聖諭。官卑難恃。耳目恐有不周。惟近處尚有同知都司。駐紮前山。距澳門僅二十里。稍遠復有香山縣。香山協。距澳門亦不過一百二十里。足資稽查控制。並非專靠該縣丞之彈壓也。至於福潮行商。現在黃埔建造棧房。已有四家。月內可以竣工。其餘各行。約於九十月間。亦可一律蕆事。該商省

中均有行棧。近來貨船絡繹到省。減大關納稅。就近起貨入棧。照常征收。臣等熟籌全局。稅餉既不至有虧。夷情亦無虞復變。堪以仰慰

聖懷

硃批。覽奏俱悉。

九月。壬寅。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竊於本月接據暎酋文翰照會。言其國王現有信來。以進城未能如約。為人所輕。似覺報赧。懇請轉奏。覈其文理不甚明晰。悉心體會。大致謂其國王有信。以進城本無關緊要事。惟前大臣耆英明與定約。各國皆知。自必事屬可行。何以將

近屆期。又經萬民不願同聲阻止殊於顏面有礙。臣等當即覆以本年三月十九日。該酋明明照會。以後再不復辦論進城之事。何以忽申前說。並將情理利害。倍加剴切開導。旋據該酋照覆。亦無可置辯。惟諄懇將其國王來信。速為具奏以便回覆等情。臣竊以進城一事。當時如果可行。何難立辦。德庇時與前督臣耆英要約。以二年為期。未嘗不知民多可畏。姑為緩圖藉可卸責。該國王並不能深悉底蘊。復加探訪。德酋回國。現尚自以為功。並以不能如約排擠吱嘛。吱酋不得已。將萬民不願實情。告知國王。具見勢有不能。並非彼之不辦。即其新領事咆嚏與委辦吏務

之候選道伍崇曜談論。廣東民情。既然如此。原不始於今日。自無怪中國之阻止。惟問當日遽爾輕許。是何緣故。現在國王既令其轉求具奏。吠酋不得不再三籲懇。以為自己站腳地步。其實商民共憤。斷斷不能進城。吠酋俱已深知。且自罷議之後。貿易始覺漸旺。亦必不肯別生枝節。結怨於華夷各商也。謹將照覆哄酋吠嘞底稿。錄呈

御覽。

為照覆事。現接貴公使來文。已閱悉。查本年三月十九日。接據來文。以後再不復辯論進城之事。各國共見共聞。何以忽申前說。且既經罷議。並非爽約。實為保護貴國之商

貨。深悉廣東之民情。何至蓄怨難甘。前次具奏。葉經明奉

諭旨。中外皆知。亦並非本大臣之私見。豈有再行入奏故違

聖意之理。況自罷議進城以後。貿易始覺漸旺。若復申前說。則商

人畏累。必皆裹足不前。民人同心。亦將聞風而起。試思貨

物流通。舍卻百姓。更與何人交易。其為貽累孰大焉。夫貴

國之願意進城者。皆不理全權之人。能如所願固好。即有

他變。與伊亦無甚關繫。貴公使總理五口。商人之安危。貿

易之衰旺。皆一身之任。必當通籌全局。慕虛名而損實際。

智者不為也。既敦鄰誼。不得不推誠相告。尚望留意焉。為

此照覆。

硃批覽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密陳英夷追溯進城約期一事。懇乞代奏。並將照覆稿底呈覽一摺。覽奏均悉。進城一事。本年春間。已據該酋照會。以後不復辯論。乃現在復以該國王函詢耆英定約。各國皆知。何以屆期又經阻止。懇將此言速為代奏。自緣進城未能如約。懷慚尋釁。加以德酋回國。必藉口居功。總歸咬翰。以致咬酋再三辭懇。其情已可概見。葉經該督等酌理準情。剴切照覆。該酋自亦無可置辯。惟將來或再有所請。仍須照覆。該督等可作為己意。諭以天朝撫馭外藩。向以誠實相待。入城之舉。揆諸事勢。百姓既不相容。夷人必受重創。豈肯

不以實告。臨時反令該國責以相欺。況罷議進城後。貿易漸旺。已有明徵。若復申前說。則商人之裹足不前。民人之同心共憤。又將如今春故事。該商亦何苦自取困累耶。至前與定期不過從俗從宜。一時行權之語。日久相安。仍當以時為大。該國最重貿易。現在貨物流通。又何必仍詢前約。致令商民疑慮。諸多窒礙。天朝惟知上順天心。下從民願。以懷柔為本。斷不任民人稍事欺凌。該國亦當體會此意。安心貿易。勿生枝節。上而督撫提鎮。下而軍民人等。旁及諸國。斷無以不進城為羞辱之事。否則春間暫停貿易。各國何以將積貯貨物。全交公使。責令賠償。即此一節。可知諸國之心。亦不以進城為然也。經此剴諭之後。該

夷領面既轉。自必就範。而闔城文武軍民。戮力同心。屹然有不搖之勢。朕何憂乎。現在情形若何。即由驛奏來。至新領事咆嘩為人是否曉事。一切能否循理。並著該督等隨時察看。遇便具奏。

十一月。乙亥。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竊查暎酋吠噏。自七月求為代奏之後。兩月有餘並無隻字再述該國王前詢進城之事。九月下旬。接據該酋照會。以現接其本國來文。知廣東闔省士民。因不予暎人進城。為督撫議立紀功碑。其中詞語。竟以暎人為仇敵。似非彼此相好之道。懇求廣東大憲。實力化導省城內外百姓。使

與暎人悉敦友睦。兩國永享太平之福。貿易增盛。交相利
益。並求遵照
大皇帝條約。協力同心。永保和好。臣等查閱該酋此次來文。頗覺
馴擾。與從前桀驁詞氣。大不相同。當即備文照覆。曉以通
商安民。兩有裨益。止有日敦和好。何至視若仇敵。旋據該
酋覆稱極為喜悅。並即寄回本國。當亦無不歡欣等情。伏
查本年四月。恭奉
恩旨。獎勵廣東商民。雖屬婦孺。無不同聲感戴。衢歌巷舞。詩頌頗
多。臣等仰承
指授。幸免愆尤。綏靖之餘。彌增悚惕。何敢稍涉沽名釣譽。自蹈危

疑之咎。是以全未目覩其文。而咦酋報轉傳欽。早已寄回

該國。總因要約進城。𠼪酋發其端。而罷議進城。伊實主其

事。所以百計購求。將廣東輿頌。鈔寄回國。以見中國官民

一氣。工下同心。若輕舉妄動。必至有害無利。備陳底蘊。聳

動該國王㜸其曉事。一則先自立於不敗。再則杜𠼪酋之

排擠。此次來文。所以見好於中國者。正因前次之詞。尚未

見信於本國也。臣等復加探訪。密購得其新聞紙。備悉該

國王見廣東士庶如此急公向上。舞蹈

皇仁。深爲畏服。所以前詢進城一節。並未提及。特寄信文嘝。中國

民人衆多。生意要緊。並傳知五港口各全權領事。皆要查

看各處民情。切須留神。毋許多生別端。查出治罪。是其畏威懷德。不敢狡焉思逞。實屬信而有徵。其新領事咆嘵人尚明順。來省已閱半年。一切頗為安靜。至於各國因本年三月罷議進城。不獨無羞辱該酋之事。且感戴怙冒之仁。即各海關稅務。自二十八年十二月。至本年閏四月。共計五月。征銀二十五萬兩。現任粵海關臣明善自本年閏四月接印。截至九月。征銀七十五萬兩。較前任五箇月多至兩倍。亦可為罷議進城。貿易漸旺之確據。均堪仰慰聖懷。將來無論是否再有所請。總當隨時遇事遵照訓示相機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覆奏。𠸄夷復詢進城一節。業經曉諭解釋。該國頗知畏服一摺。覽奏均悉。朕嘉悅之懷。筆難盡述。此次𠸄夷復詢進城。原不過藉轉顏面。疊經該督撫反覆開導。已據該酋將粵民立碑紀功等情。寄知該國王。嗣接來文。詞意較前頗覺馴擾。所有前詢進城一節。並未提及。該督等又密購其新聞紙。備知該國王寄信呅翰。諄諄以生意要緊。並傳知五港領事。一體察看民情。毋許多生別端。是其畏威懷德。信而有徵。其新領事咆嚀人亦馴順安靜。從此通商裕課。共享安平。該督等籌畫盡心。辦理確有把握。故能消其桀驁。俾就範圍。以後該督等仍當隨時體察。聯官民為一氣。民心日固。斯夷情益服。

商民共悅。實為永久樂利之計。朕為海疆生民慶。不僅為得人慶也。勉之勉之。

庚子。浙閩總督劉韻珂奏。據藩司陳慶偕詳稱。據琉球國使臣向統積等稟繳該國中山王世子尚泰密咨一件。內開竊查撤回嘆夷咱嚧吟一案。前蒙轉詳具奏。一面移咨

欽差大臣查辦。道光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有啞咪唎駕船二隻到來。內有嘆人克拉克等二名。據稱克拉克等坐船共二十一人。正月十七日。駛到琉球屬島姑米山搁礁。時遇啞船駛過。克拉克等附搭而來。餘留原船。近日必有遣船接回。隨遣員役加意照料。二十一日。該二船再到姑米山。將火長二

名。水手四名。仍留原船看守貨物。餘搭二船回去。二月十三日。果有英國水師都司瑪迪遜坐船一隻。到姑米山接取該火長等。並搬載貨物。轉到那壩洋面。當經飭官懇接㕷嘚哈並眷屬人等同回。不允。惟帶通事劉友于一名。於十六日回去。三月十七。閏四月初一兩日。又有啞國船主祈連英國水師提督舍頓領船二隻。先後而來。復經飭官懇接㕷嘚哈等回國。而祈連辭非同國之人。舍頓辭以有事他行。至三月二十一。閏四月初六兩日。開洋回去。查西土船隻往來接踵。尚無接回㕷嘚哈者。至於㕷嘚哈亦辭說奉醫回國。自己不得主意。既奉差到此。非奉官諭。不便

回去。於客歲十一月十二日。生下女兒。今計其逗留。經歷
四年之久。屢致騷擾。憂慮至深。未知何日得以安謐。茲值
進貢之便。合就咨請轉詳督撫查辦等情。由司具詳前來。
查此案前據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泰。以暎夷留在該國
之伯𠯈哈。及咱𠯈哈所帶之眷屬人等。逗留未回等情。於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密咨藩司據情轉詳。當經臣
密咨
欽差大臣兩廣督臣徐廣縉。照會暎酋文翰。將留住琉球之咱𠯈
哈等。迅速撤回。一面附摺具奏。嗣於二十九年。四月初三
初四等日。先後接准徐廣縉咨會。以該督前赴虎門查辦

夷務。面晤暎酋吠𠾱。明白開導。二月初七日。接據照覆。內稱咱嚧吟一案。想本國船隻向不在琉球灣泊。所有捕魚本船。還無食物。即到該島。一得輒去。料本船住琉球兩年。斷無緣故。已離是島。殊屬定然。二月二十日。後吠𠾱來文。據稱暎船在琉球擱淺。現由上海調船。前往幫助。該船若不得除石。則接回水手各等語。轉咨到閩。當即轉行藩司。備咨琉球國王世子知照在案。茲據前情。臣等伏查暎夷咱嚧吟等係道光二十六年四月間。前往琉球。計今已歷四載。惟該夷到彼之後。並未別滋事端。夷酋吠𠾱亦無不允撤回之語。但其節次照覆。總屬含混支吾。其文內所稱

唊船在琉球擱淺一節。最之琉球國王世子此次來文。即係本年正月間在姑米山擱礁之船。該船貨物及水手人等。既經該夷於二月間前往接取。何以彼時不將咱𠰻哈等一併撤回。僅令通事劉友于一人。附載回國。迨後舍頓兵船到彼。亦不將咱𠰻哈載回。是其意在逗留。可以概見。現在咱𠰻哈等既稱非奉官諭。不便回去。若得吱㖑一言。該夷斷難推託。前該王世子因咱𠰻哈等日久未回。復備咨藩司。懇為詳辦。未便置之不議。自當仍由臣等咨會徐廣縉。再向唊酋吱㖑。相機開導。設法諭催。務將咱𠰻哈等趕緊撤回。以卹藩封而免驚擾。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接據琉球國來文。密咨兩廣總督查料等語。英夷伯德吟等前往琉球。已歷四載。仍未撤回。經該國懇請轉飭查辦。並據稱如得英首文翰一言。該夷斷難推託。著徐廣縉即查照該督等所奏。再向文翰相機開導。設法婉諭。能將伯德吟等趕緊撤回。方足以卹藩封而免驚擾。

十二月。庚午。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竊查本年七月初七日。接據前山同知及香山縣營稟報。七月初五日。有西洋兵頭啞嗎嘞騎馬到關閘以外遊玩。下晚回至三巴門外。被人殺斃。割去頭手而逸。該夷當將關閘汛兵。擄去三人。旋據該西洋夷目申同前由。求為緝究。速

辦。當速飭香山協副將葉長春前山營都司張玉堂署香
山縣知縣郭超凡會同署前山同知英濬督飭弁兵嚴防
該夷逞忿滋擾。一面通飭毗連各縣營。嚴拏兇犯。七月二
十六日。據署順德縣知縣郭汝誠緝獲兇犯沈志亮當在
該縣桑田地方。起獲啞酋頭手。將該犯押解來省。經臣等
親提研鞫。據沈志亮供稱。香山縣人。向在澳門生理。西洋
兵頭啞嗎嘞行為兇暴。將澳門各店鋪。編立字號勒取稅
銀。如不依允。即帶夷兵拘拏鞭打。又在三巴門外。開闢馬
道。平毀附近墳墓。該犯祖墳六穴。全被平毀。心懷忿恨。起
意將他殺死除害。七月初五日。聽聞土夷傳說。啞嗎嘞下

午出關閙。近玩。帶人無多。該犯身藏利刃。並邀同郭亞安李臣保及周姓陳姓人等。幫同行事。大家在那里等候。下晚時候。見亞嗎嘞騎馬走來。該犯夾着雨傘。將尖刀藏在傘內。假裝夷人告狀模樣。聲喊伸冤。亞嗎嘞伸手來接呈詞。遂拔刀砍斷他臂膊。滾下馬來。即砍取首級並臂膊。一同逃走。祭告祖先。報仇雪恨等情。臣等以亞酋妄作橫行。固有取死之道。而該犯遽謀殺害。並解其肢體。實屬殘忍。事關外夷。未便稍涉拘泥。致貽藉口。訊明後。當即

恭請

王命。將沈志亮正法。梟首犯事地方示眾。仍飭地方勒拏逸犯。

一面委員將啞啲頭手。解赴前山。札飭該夷目等放回汎兵三人。當即交回頭手。乃該夷止知來領頭手。擄去汎兵。置之不覆。又曉以該夷所最恨者先犯。所最重者頭手。今中國俱為妥速辦理。可謂仁至義盡。何尚遷延不答。而該夷目總以現在澳內無人作主。須俟兵頭到來。方可定奪。嗣據廣州府知府易棠。購線拏獲郭亞安李亞保二名。李亞保拒捕。當場格斃。郭亞安供稱幫同沈志亮行兇不諱。又於解到洋匪案內。見有張亞先一名。與周亞有陳亞發同於七月投入盜夥。情有可疑。遂訊據張亞先供稱。實因幫同沈志亮殺斃啞嗎嘞後。聞拏嚴緊。逃到洋面。投入盜夥

艅艦。因在歸善縣洋面。師船圍拏周亞有陳亞發均被礮
斃。該犯鬼水上岸。經官兵拏獲。該與郭亞安沈志亮供詞
相符。要犯全獲。復經先後札知該夷目去後。適有該國小
兵總一名到澳。遂於十一月十三日。將擄去關閘汎兵湛
逢亮薛連標鄧得升三人交出。據該管將備稟報前來。當
即札飭將啞嗎嘞頭手。交該西洋領回。以完此案。臣等竊
查西洋窮極無賴。伎倆不過如是。猝被擄去汎兵。原不難
進兵奪取。惟咪唎㗎及呂宋各夷。均有商人附居在澳。不
得不慎重思維。投鼠忌器。且各國均知啞嗎嘞兇橫過甚。
尊由自作。中國已辦兇犯。尚復何說。數月以來。相安如故。

竟無一相助者。然若不令其交出汛兵。遂行給回頭手。又

未免示之以弱。是以鎮靜相持。隨處防範。俟其情見勢屈。

自然思所變計。而案情未定。有稽時日。未敢張皇瀆奏。致

勞

廑。今汛兵交出。頭手領回。一切安靜如常。理合將始末緣由。據

實縷陳。

硃批。所辦萬分允當。可嘉之至。朕幸得賢能柱石之臣也。

## 校印後記

籌辦夷務始末一書乃集清道光以來對外交涉之檔案而成自道光十六年議禁鴉片始至同治十三年止凡上諭廷寄章奏以及往來之照會書札均編年紀月按日詳載誠近百年來外交史上之重要材料也溯自道咸以降海禁開弛受帝國主義之侵略國勢陵夷各種不平等條約相繼發生致國權日喪國境日蹙而民生凋敝亦日甚故我

先總理遺囑中廢除不平等條約一語國人莫不期其早日實現然欲求實現廢除此項不平等條約必先明瞭當時訂立之歷史則是書之爲重要參考材料不待言矣民國十四年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時初得同治朝一百冊于昭仁殿分裝十函後又得道咸兩朝百六十冊于景陽宮後殿學詩堂之西間頗有被蠹魚損傷處然黃綾面紅絲闌與同治朝者固同爲當時進呈寫本也院中同人即以爲重要屢建影印之議彼時軍閥盤踞北平文化機關多被摧殘更何足以語此然同人等之志則仍待機緣而期其實現也十五年清室餘孽

又勾結軍閥思不利于故宮于是陳援庵莊思緘兩先生先後被憲兵監視而予亦幾被捕是時執政者對國民黨員偵察尤嚴乃間道南下于十六年夏間在南京丁公館與吳稚暉先生談及此書先生亦深以爲有印行之價值乃商議一面由沈兼士先生攝影寄京一面由稚暉先生提議于中央政治會議在南影印會清室陰謀得勢故宮被迫改組而兼士先生去文獻館職事不果行北平既克予乃建議于北平政治分會籌欵三萬元交故宮博物院尅期影印而未幾分會取消欵亦未能照撥乃又商諸院長易寅村先生由本院自行借欵着手影印今者道光一朝業已印畢咸同兩朝亦即陸續出書至于道光以前以及光宣兩朝之外交史料則院藏之軍機處洋務檔奏摺檔具在亦將用以編成前編及後編俾清代外交史料得有全書其于不平等條約之廢除或者不無小補至于董理印刷局之交涉總務處長俞星樞先生之用力居多例宜記之

民國十九年二月李宗侗記